

韓志

余讀郡邑志蓋將極天下之撰矣然益繁而不能詳晦而不能白亂而不能理焉此安在於志耶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改筆省見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識其政治使天下爲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爲郡邑者讀之足以勸而已然非以誇靈勝之迹崇獎飾之細也而撰者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令陵川王君蒞縣之明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謂予宜序諸首予讀五泉子之志異而歎焉曰嗟乎此吾五泉子之所以爲志也歟置縣沿革與山川故蹟官署諸事惟歸諸總志此天下之所通見而不能裁者斯予之所謂繁而不詳晦而不自亂而不理者矣

朝邑志卷十一

今畢以及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官師之行事人物所以備其豪俊之餘烈其恐猶有所遺而未盡也括之以雜記開卷之際凡川源改革之實文獻散失之舊皆縷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皆若此其奚有不可也王君名道字純甫作縣而能先事於此此可以徵其政也正德己卯九月十又八日己酉濟西山人康海序

朝邑舊有志然不載高御史及劉烈女事二人者代不數人顧可弗錄邪非也奇異如程濟善終如周或寵任如楊恭迺略而不書沮水入渭蓋數千歲近時迺徑入河川源改革此其大者而弗著後之人何考焉他可知矣縣尹陵川王君曰是志且不傳然烏可以但已邪迺以五泉韓子韓子於是乎編焉夫昔人之爲朝邑志也豈不自以爲善哉然後之人迺有議而更之者



豈非一人之見有時而窮邪今之志如斯也夫今人之見猶昔人也夫其繁簡取與之間其可議者吾不知其有幾也後之君子各以其所見刪補而更正之猶今日焉斯爲全志矣豈不善歟今志凡七篇正德己卯二月六日五泉韓邦靖書

右朝邑志七篇工部員外五泉韓汝慶之所編也紀錄質實而文彩煥炳可誦其傳人物說高翔程濟及烈女劉氏事婉乎若覩其人真足以廉頑而立懦不可謂無筆力也而雜記一篇又多政事利害所關以示後之爲朝邑者何惑焉其餘五篇事雖不異他志而紀例亦自殊稱爲簡確之編信矣然則陵川王君純甫知是邑而刻此編人雖曰不良於政則吾不信也正德己卯秋七月廿二日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同修國史經筵講官高陵呂柟後序

道始至蒲臨河而西望朝邑卽壯其山河之美比入境左唐關右隋宮盡覽其古跡之勝比人廓閭里輝聯後先掩映則又嘆其人物之秀且盛而果非他邑比也顧其邑志繁蕪汙穢不足以彰往而詔來道乃請諸五泉韓先生作此新志焉其視舊志雖省三之二然而爬羅剔抉昭昭乎可激勸于人者不啻加千百也旣而又得對山康先生涇野呂先生序諸前後則斯志也滋可傳諸木以爲斯邑實籍矣若夫企先賢而思齊覩名宦而思政慨風俗而思易移觀利病而思興革則又後之有志者事也于道何有哉昔正德己卯九月吉旦知朝邑縣事山西陵川

### 王道跋

### 續志

蓋自不佞爲里志久之猶然未就會今郭大夫至迺儼然臨况



而問志焉不佞主臣曰日余屬草也載祀屢遷而成藁頗覺  
力淺短奚志之能爲唯是文獻一大事重勤大天過存敢不續  
吾所欲論著成大夫之美旣已謬爲引其端曰今寓內郡國志  
兼兩不足以爲載而薦紳先生往往在吾朝邑志謂何五泉韓  
先生誠俊人也出其鴻筆質而不華論而不議亡所事竒而超  
然京覽四方學士翕然稱之當其時先生少而瑰瑋天聰故縱  
筆轢等夷若此不佞嘗上下其世爰自正德末造越嘉隆訖  
今天子萬歷浚灘之紀時易事起積六十餘祀故實闕而不錄  
後之君子將焉鏡考邪殆不可徒高下風而末之有述也先是  
隆慶庚午高大夫魁屬不佞彊爲論著述往事思來者已而李  
大夫梧亦心儀予會不佞行服唯唯久之未遑搦管聞者穆然  
俛而深惟里不乏人不佞豈能仰承前茅顧以旦夕念此至孰  
義不侵然諾輒爲一二其詳然猶不敢非世才已廣延問於方  
聞之士閱覽乎百家衆氏而得之王君傳吾伯氏內鄉君洎縣  
之諸長老滋多總其凡爲已日八篇命之曰續編凡以承風乎  
先生遺則云爾乃其匠意綴辭則稍稍自異矣顧旁搜之難碎  
之食雞積千跖粹裘取衆白不遺餘力慮有遺珠敢以自多它  
若布我聚落宜我疾苦語纏纏不休意若曰土生人人生事事  
生志其歸有在何以故建庶官者爲衆庶敷道理者先燠休起  
敝維風憐怛民隱此其犖犖大者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庶幾  
長吏披繪圖而知疾苦臺省不下堂而悉閭閻卽天子居四索  
之上萬里而遙有如問關以西名數斤斤乎披輿圖若字下矣  
所媿材下暗於大較意見之相駁責四面至寧不自知無寧施  
聖於茲而斧藻因爲自今以來匡其所不則而輯其所未逮以



似以續傳之其人亦猶先生之須今日者須後人而薪火傳焉  
審爾則副是要腹豈惟不佞有大願而先生所以卷卷埃末學  
者意在斯乎是役也載筆踰十年先後閱五令而今成於郭大  
夫文獻不泯不爲邑人士一愉快哉萬歷甲申午月河上人王  
學模撰

余嘗品藻於郡若邑志詎不憂憂乎其難哉有以多爲貴者見  
以爲博而回冗牝謬有以少爲貴者見以爲約而脫略故實嗟  
呼試觀載籍約而不穢囊括無遺將焉病之晚近世侈說無當  
爲穢而已矣獨不跡之易邪先天無文後天有文其文約故其  
指富其事博而其義精蓋開物成務結繩猶多因時制宜累牘  
不足氣化自微而著人事自少而多通神明類萬物成天下之  
亶亶夫非作者之聖邪余以爲後世之作史其迹稍稍似之事

以時起文隨義生前非故省後非滋侈其說在朝邑兩大夫之  
作邑志故志五泉韓大夫論纂學士家數盱衡擊節稱焉凡以  
其約也後若干年而河汀王大夫爲之次稱曰續志何以續何  
續爾廣而博也文約義該博大不穢勒成一家之言而潤色有  
加至其宣蒙隸之鬱滯惘惘歎歎恫瘝乃身不翅見疾苦而聞  
呻吟且也穀言纚纚開示時務之要有味哉有味哉領淹引時  
月所司不蚤堅請鏤布大夫寧自銜驚客歲癸未余謬以射策  
得代匱允茲邑事亦欲候民病利與之幅利更始爾乃迤邐而  
西造精廬質問是編出而犁然有慨於中因嘆曰夫志史家者  
流也史不易作而兩大夫遞起繼前則韓大夫約而負其推精  
悍繇後則王大夫核而文嚴而有裁號爲爾雅總之並建旗鼓  
可以信今傳遠唯是王大夫淵抱水節著名潁川蓋數芥萬金



不盼而兵備崑崙石畫不盡厥施已慨將領滋竄作檄諭慮先  
薪突今雖偃息河瀕而憂國如飢渴然則是志也無亦發志之  
隱約與吾黨守土於此諦思其故可以廣德心樹尺寸是以三  
復茲編漢相見之晚故志式珍不毀續者與檄諭並梓遂次其  
語明作者之意是以知立言者非徒博無奮辭而剗剛揚休匪  
獨彌文爾爾矣萬歷甲申暢月賜同進士出身知朝邑縣事高  
邑郭實撰

成周建國至千八百稱最夥矣其時國有史官以典記載之業  
稱最專矣乃子車氏枚列國史自魯春秋外則晉乘楚檮杌止  
耳史之難不其從古然哉明興郡邑函夏夥亦可千五百許而  
編纂之官不設其間於是壤內方聞士惠念粉榆有可以示法  
垂戒埽害有利爲一方之故實者謹書備錄命之曰志亦古國

史之遺意也顧求史於有官之國千八百中指不能以四五屈  
郡若邑旣無專官志何容易假令數百區而得一數十年而得  
再猶比鄰矣往不佞壯游上國四海薦紳知其爲朝邑人靡不  
鄉之索邑志者曰是五泉韓大夫之所爲也核而文約而能該  
不可以莫之覲睹也不佞應之日不暇給云河汀王大夫生韓  
大夫四十載後謂故志成正德己卯迄今踰一甲子宦茲產茲  
宜增論其行事後之人得有攷焉且地震河徙而來生齒漸彫  
循賦日益將爲宣閭閻之痛徼休息之仁此其續志所繇而作  
不佞披誦數過見其志官氏人物節義如吳道子繪像頭面須  
眉一一惟肖使觀者寓目宛見其人志地形食貨如秦越人望  
色聽聲知病所在厲鍼和齊便有起僵生死之術卽建置秩祀  
紀事諸篇例不得不循他志若其緣物蒞情隨文取義如張旭



草字見爭道聞鼓吹皆可妙悟玄通資其運管乃喟然而嘆曰  
思深哉王大夫之志乎文悲而壯意疊疊而在民韓大夫九原  
可起必當相視而笑話同心定莫適矣以傳之人人其疇能軒  
輊之也繼自今牧吾邑者誠鏡於志又鏡於續志法法戒戒埽  
埽布布二大夫福我邑里可勝誦哉不佞今病而倦游或有日  
復走上國挾持兩志應四海薦紳之索亦且藉之而自多也王  
大夫之爲續志也蓋十年所今邑侯文岩郭公雅重文獻始謁  
而梓之梓成命不佞爲序而又曰故志出韓大夫必無使廢繇  
斯而占侯之鏡兩志以造福於吾民無俟乎觀政而可知已王  
大夫負蒼生望久在丘樊頃天子以言者薦起之尋不果用豈  
用不用固有命將用有其時而未之逢也賜同進士出身文林  
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慕庵雷士楨撰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夫志也者所以紀實存故章往  
憲來非擅三長而具史筆者未易言也今天下郡邑各有志詳  
者或失之蕪簡者或失之疎詳而不蕪簡而匪疎品裁具而體  
式宜其諸河汀子之續志也乎君子曰匪志也亦可以爲史矣  
或謂其詞存褒貶義切風戒者何曰河汀子蓋以志其感也所  
感而起者固所以爲終其諸寓春秋之旨於斯編乎君子讀續  
志而世道之感深矣斯編也豈徒補邑乘之闕略資來者之考  
訂而已哉邑人西溟子王傳跋

續志成於王大夫在韓志四十載後梓傳於今郭邑伊文距王  
十載所矣支胤紀志郡邑大故故吾邑不可以不志志不  
可以無韓又不可以無王而尤不可無我郭侯之鏤布垂久也  
不數載剔蠹導利未易指屈隱隱民瘼蓋得之性靈云其引



續志曰核而文嚴而有體可以益韓信遠又曰大夫不究厥施  
憂國饑渴吾黨以廣德心樹尺寸噫嘻侯之志見矣曰廣曰樹  
其毅然民瘼之思哉吾於是知吾民之受福於吾侯者深也是  
志也王大夫自序而復詳於雷大夫再繼以侯已而家大夫亦  
贅末簡矣顧余小子復何喙第因侯之傳迹侯之政而稔侯之  
存心吾邑也侯業已聲當宁邇將被寵命爰托耳目之重以須  
他日鹽梅之用繼侯者吾願不失吾侯意也則王大夫所爲志  
憂民饑渴之念庶無負哉賜進士出身四川按察司僉事前南  
京戶科給事中含宇王嗣美跋

干將莫邪之鋒用久則鈍重淬礪之而龍文虎氣直射斗牛鼎  
彝瑚璉之器代遠無色再拂拭之而貴重華美克光俎豆蓋前  
有作而後有述雖千載猶當新也如河汀王先生續志刊於高

邑郭公爰肇自萬歷甲申歲也距今百有餘祀梨棗不無模糊  
識者謂寶劍埋於獄土重器棄之荒郊淬礪拂拭閱異時而必  
有其人驚詎敢謂郭公作於前而余能述於後哉但念王先生  
苦思十載以續韓五泉大夫之志號爲雙璧且七卷之中無一  
不宣萌隸之疾若桑梓之痾瘵古稱仁人君子鄉先生長者殆  
其人哉寧恣是盡湮沒不傳也今夏延邑諸君子纂成後志并  
韓王兩刻統付削劂其彙一裘雖不敢謂淬礪拂拭有光前人  
而寶劍重器在目愛而勿釋庶幾與高邑郭公有同心而各盡  
乃職云爾然鰲序王志而不序韓志者以涇野對山在前聊辟  
三舍云肯康熙壬辰季秋之吉文林郎知朝邑縣事寧州王兆  
鰲撰



朝坂舊有志並駕濔西而聲噪宇內者五泉韓大夫志也編寫  
續刻而亦與吾家濔濱公相伯仲者河汀王大夫志也無論體  
製高潔筆墨簡奧而情文婉摯痛痒相關此邦之人隱庇仁人  
之言哉二公畢生之文章政事悉見於茲所謂讀其書而想見  
其爲人者此也顧念二公當望重東山之時歲月休暇且生斯  
長斯採訪考証不費餘力而河汀猶謂載筆踰十年而後成若  
一行作吏事叢勢迫每刺促於催科刑名之際猶恐日計不足  
奚暇著書立說哉卽如王濛之游覽爲多謝眺之文辭稱富亦  
不過才士雕蟲之技已耳煌煌文獻之徵相宜遜謝不敏也朝  
坂明府王公滇南鉅儒而力量氣魄尤且百倍於人每蒿日民  
艱隱痛喚咻不力爲興除不止凡有關於邑人事者獨衷已見  
不撓衆議始譁然而終帖然焉種花六載政簡民淳因念邑志

自韓王二公後缺略弗講者百有餘年慨然曰此予之責也敢  
貸爲他人事哉於是旁搜博稽採諸輿論考之金石缺者補之  
後者續之略者詳之疑者訂之寧嚴勿泛寧朴勿縟寧不沒一  
善不妄譽要人脫稿僅五月爲書盈八帙較河汀之載筆十年  
難易又相懸矣但不知五泉當日纂志時幾經物換星移也不  
佞自放歸田里聞公之德政卽心契其人而情慄相通者久之  
今於初夏朝邑後志成將付剞劂走帙就正不佞披閱之下珍  
爲秘笈欲妄擬皇甫之序三都實忽然有慚色然不佞嘗讀書  
中秘歷覽大江南北之勝矣往往嘆海內邑乘不翅兼兩而愜  
心爽曰者有幾今誦公之志位置森嚴論斷簡確其考建制疆  
里戶口也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其論田賦利  
弊風俗淳漓河山遷徙也如衛沈馬言愁懽惓惓篤令人心折



其表揚廉吏人物忠孝節烈也如歐陽率更見古碑下馬佇立三日乃去其整飭祀典興復舊制煥然更新也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至筆力之疎落俊逸潔淨精微或如寒鴉數點或如絳雲在霄或如縷冰雕瓊流光自照又其餘事耳是志成而與五泉河汀兩志共稱華嶽三峯高莫與並不惟朝人永爲嘉賴卽不佞僻在隣壤亦增輝光萬萬矣愜心爽目莫此爲甚以之攀濟西而提濂濱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爰不辭鄙陋弁數言於簡端皆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七月穀旦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江南等處學政張廷樞序

志也者文獻一大政也在天下則志天下在一國則志一國在一邑則志一邑於以述往事昭來茲胡可略也吾秦省自賈大

司馬漢復節鎮之日禮聘鴻儒纂修通志關中文獻稱全盛焉嗣是列郡屬邑相繼修輯共成文治唯朝邑自王河汀續志以來百有餘年缺焉莫考後聞李河濱楷曾有遺藁而斷簡餘編未見梓行劉筠石峒亦有成書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意者韓五泉王河汀而後盛美之下將難爲繼乎曲江王侯寸學品望南國翹楚方余旬宣滇南時以博士累邀上譽已知爲德器沉厚強立有守之士然知侯之德行耳未知侯之政事也及侯出宰朝邑而余亦移撫黔中魚雁南北方以狂言相勗而兩河歌頌之意時時不絕於耳余聞之深爲慰快始知名下信無虛哉然知侯之政事猶未知侯之文章也今當執徐之秋朝邑後志成不遠數千里求弁言於余余展讀終篇不覺喟然曰政事文學侯兼而有之矣向也余每念修志之難謂非稟經酌史終非



完書讀禹貢而知厥土之上下厥貢之同異讀周禮而知建置  
官師之名數山川里道之遠近讀風詩而知忠臣孝子士女風  
俗之貞淫正變是經也者先王之稗乘也又讀左氏司馬氏班  
范歐陽涑水紫陽諸史而知政治之因革人物之高下天時人  
事之興衰治亂可以傳古而信今垂法而立戒是史也者先朝  
之實錄也後之爲志者孰能取經學之遺意史氏之家法踵而  
行之乎今侯所纂輯者典制賦役原本禹貢周禮而導揚美善  
溫柔敦厚之旨一依風人則志也而稟乎經矣因與華道其詳  
高與下殊其等時與事錄其要體格準之先賢而法戒寓之激  
詞則志也而酌乎史矣文學莫善於經史而侯之志咸備焉以  
之繼河汀而溯五泉後先輝映而河濱筠石能不拜下風於冥  
冥乎且侯治朝六載廉正無私富貴福澤將不可量他日超遷  
臺省以如椽之筆敷陳風物於行省張大一國之光可也以補  
天之手掇拾遺漏於國史共襄文明之盛亦可也豈謂彈丸一  
邑僅爲良有司誇文獻之治已哉昔康熙壬辰季秋之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提督軍務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劉蔭樞序

昔明道官鄠考亭官南康皆首重志事誠以志者郡邑之乘几  
建置田賦山川疆里以及官師政事人物風俗胥於此考鏡焉  
朝坂號名地自五泉河汀兩先生輯志後距今百三十年文獻  
無徵湮沒滋愚余承乏茲土不敢視爲邑人事而他諉焉又慮  
才疎智短有媿三長未能造次執筆旣兢兢讀前兩志以印証  
近事舊創半廢城池全墮邑之建置變蠹役高下奸民欺隱邑  
之田賦變黃河西徙地厚東鄰邑之山川疆里變官省於前事



煩於後邑之官師政事變撫今追昔風俗之醇漓人物之盛衰  
又不知經幾變也屢變而忘何以徵信爲

上龍飛之五十一年大賜蠲復風雨調順民享盈寧無事而余  
又減催科之勞日食升飯間有餘閒因取河濱星柱二公舊藁  
披其記載並採輿論徃籍旁搜閱月而告成焉綱凡八目五十  
有五彙爲後本將付剞劂又兢兢取前志以驗今志之同異不  
覺悚然有所思焉曠侈者變之以新偏畸者變之以一然而巨  
浸泐泯沒我田廬強鄰逼處奪我畛域又將何以變之官變而  
省勤以赴之事變而繁簡以御之然而人各慕古不無盛衰家  
不殊俗間分純漓更將何以變之雖然天道變於上人事變於  
下九派之流至隋而南徙灰燼之餘至漢而經明讀小戎而知  
爲秦風聽夏聲而不忘周舊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倘遲之

數年變而桑田變而至道變而豹蔚虎炳余之思庶少慰乎是  
以吮筆至此不勝惓惓而尤於黃河之害發三嘆焉使起五泉  
河汀兩先生於今日諒亦言之灑灑而大聲疾呼矣考鑑有資  
痼痼愈切此余在職言職未遑計文詞之工拙而竊取程朱作  
志之意聊法前人萬一焉時劬勩厥事實賴邑之諸君子云皆  
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仲夏文林郎知朝邑縣事王兆鰲撰  
郡邑志曷昉昔賢以爲乘與檣杪者流蓋史家之一體大指要  
歸於据形勢攷沿革備文獻昭法鑒而止朝邑故臨晉也邑於  
長安之東偏界秦晉襟帶河渭左蒲關而右同華昔楚漢之交  
魏豹盛兵蒲坂塞臨晉而韓信張疑兵從間道渡唐高祖自河  
東引兵而鹵濟河至朝邑舍於長春宮休甲養士資永豐倉食  
厥後嘗命太宗鎮此此其爲扼塞要害也固也重以千百季之



人物文章千百年之民風土俗巨百二之輿區多古今之軼事而邑乘顧殘缺脫遺將使後之君子談石畫訂遺文者奚所資而取衷焉間攷前志作於正憲己卯出自韓五泉先生手續於萬歷甲申則王河汀先生所撰次也兩公皆著作才幾難乎爲繼自河汀距今百有三十年作者何家家無脊也詎官茲土者皆迫於簿書期會之煩而視此爲末務與抑勞民勸相之汲汲而日不暇給與或者非其時又非其人而固有待於今茲與秀山王公東柱治朝五年鈎剔抗弊興起廢墜邑之頽拾叩取者靡不寬然於化日焉其治行雅足以最百城矣顧諦觀舊志慨然以百三十年之闕文引爲己任于是函雅故據舊聞旁搜遠紹越數月而成書旣廼走赤牘索余言余主臣謝不敏敬惟徼內繡錯至我

朝極廣計州郡外自望繁之縣巨逮中下不下千五百所所在多有志志無慮千餘家律以劉氏三長五難之義其可傳者或尠而况五泉河汀兩先生後獨能於簿牒旁午之中書闕有間之日奮其筆鋒墨瀋以方駕前賢而昭茲來者不亦偉哉余待罪韓原巨吏事于役過朝阪者數矣其君子古處而敦行誼其小人質朴而尚農桑以故俗務本根野無曠土蓋宛然樂郊也韓與朝爲唇齒邑習俗大抵芹之惟是韓有人滿憂成歲無兼年食余每蒿日於斯以謂朝之愈於韓也遠甚乃今讀所撰志其於黃流之銷沈土田之蕪蝕物力之凋敝蹙蹙乎有隱憂焉此則仁人君子之用心其所以籌及民生吏治者計慮甚周且長而均於一志乎寓之視世之官茲土而惟以頭會箕歛爲事以擊斷武健爲能于一邑之休戚漠然似秦人視越人之肥瘠



者相去豈啻尋常尺寸之間而已哉若夫形勢之源流沿革具在文獻之搜採法鑒以昭則其書固完然一邑之信史也識者覽觀焉皆康熙歲次壬辰嘉平之吉曹直序

右朝邑後志八卷滇南王公治朝邑時所纂也然則稱後者何曰有先之者也先之者誰韓子五泉王子河汀也夫五泉先之以高雅而步趨者瞠乎若後矣河汀先之以古奧而步趨者亦瞠乎若後矣何也同爲子而聃周之後不必祖聃周也同爲史而班馬之後不必宗班馬也前古後今各自名家若然則公之志雖後猶弗後也公治朝六載振作興起日不暇給意蓋不欲退讓居人後者及纂邑志而意匠經營不襲前賢誠開山巨斧也細閱之而建置諸事明而確人謂後者詳也田賦等政簡而一人謂後者整也沿革有表官師科貢有表此後所獨也人物

一行必錄傳記疎密有法此後所廣也藝文遍爲搜集此後之善善長也而於洪河之衝決請賑請卹大聲疾呼此後之焦心勞思言之疊疊也譬建屋然先者門庭堂廡樹基庀材而後則藻繪潤色無一不完且美也譬治器然先者爐錘鍛鍊取象成形而後則鏤刻雕琢無一不奇而巧也在公意念抑抑卽不敢謂後來者居上然以較之五泉河汀雖後猶弗後也前古後今各自名家識者自有定論矣曩與公素心相映邇又遣小兒輩借廡治下獲沾厦庇蓋欲使之親炙有道步亦步而趨亦趨也今公邑志告成雖以弁言謹諉過望拙工然而大司空吾師也大中丞老友也已儼然在前而余何敢復置喙也若余真瞠乎若後矣

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



加三級范光宗撰

語云言者心之聲也不知其人聽其言今讀我公之志惘惘歎歎篤摯纏綿不俟卒業而父母斯民之心已拂拂楮上矣夫天下長吏多矣口惠而實不至貌悴而情不迫者比比皆是而公之心不然公德性醇固志念貞潔日計歲計隱若不足而且口不言惠焉貌不加癯焉蚩蚩者其孰識公之心哉然而公之心終有不能掩者惟其言具在也恤我烝黎如所言外腴而中枯者蹙我疆土如所言滙東南大肆毒蘖者釐我田賦如所言知罪不辭公論自在者于形勝言不在險于風俗言其遞降于物產言宜風雨于郵傳言愛桑梓且鹽政之弊言之鑿鑿衝決之苦言之惻惻科貢人才之敷也官師教養之司也言之不足而圖爲表孝子忠臣烈女貞媛風化之原也硜節行有恥也仙釋

隱之倫也言不一言而繫以傳至賦記詩文錄其尤者災祥異怪刪不經者此又非空言已也所以教邑之子弟而使之習聞前日事也噫斯言也仁人長者之言矣斯心也豈非仁人長者之心與余與公素心相對六載于茲不憚層層瑣瑣于末簡蓋將表公之心于天下後世也知與不知且三復斯編邑人雷應跋



己亥正月余奉

憲委協理朝邑縣事先令金出新纂志本示余時金方病鐫刻未成深相託副未幾金卒於官舍蒙

憲卽

奏宰是邑因得附言於後讀舊志藝文錄目自韓五泉外纂朝志者猶三四數訪之耆舊故老家往往無存其軼時見於他記載筆者或難焉今此書博採遐搜畧無卦漏徵引考據方聚物分知前令之留心於此爲甚至也余莅事方始間有一得亦或附存放之全豹之斑其點綴斯文者雖小然憲亦不弃菲遺用備採錄今

聖朝方彙徵天下輿書修纂統志異日獻之

館閣將某某巨微末邀榮亦寧敢自安謏陋耶抑此方多士有

朝邑縣志後序

厚幸也夫是歲三月知縣事湖南湘潭朱廷模後序